

1-386

15/100 抗戰 1/10

九之叢文七救

抗戰中的軍事外交

著 華 仲

抗戰中的軍事外交



川
谷

救亡文叢之九

抗戰中的軍事與外交

金仲華 著

各地生活書店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五月

救亡文叢之九
抗戰中的軍事與外交

每冊實價國幣叁角

外埠酌加郵費

著者 金仲華

發行者 生活書店

漢口：交通路六十三號

廣州：漢民北路五十號

重慶：武庫街二十一號

上海：福州路三八四號

西安：長沙 成都 梧州

桂林 貴陽 昆明 蘭州

宜昌 萬縣 衡陽 六安

印刷者 生活印刷所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五月初版(漢)

目次

從假想的中日戰爭到真實的中日戰爭·····	一
中日戰爭的第一階段·····	二
游擊戰術與游擊隊·····	四
這樣建立中國的新軍·····	五
國際外交的三種趨向·····	六
怎樣把握抗戰期間的國際形勢·····	八
我們的外交路線沒有走錯·····	九
國際聯盟與中國外交·····	一〇

論三種國際助力及其運用……

一一八

從假想的中日戰爭到真實的中日戰爭

——論幾種戰術在我們抗戰中的應用

一 引言

在這次的全面抗戰展開以後，把過去許多軍事學者對於中日戰爭的假想，和目前的實際情況相比較，可以得到許多重要的啓示。以前有不少軍事上的估量，是過於重視了敵人；但也有不少的估量，是過於輕視了敵人。現在抗戰局面的展開，有許多情形恰如C先軍事學者的預料；但也有不少的情形，超出於早先的預料之外。還有，在抗戰爆發以前，有許多軍事學者對於全面抗戰的戰

術，曾加以很精確的說明；現在全面抗戰真實的爆發了，但是有一部分克敵制勝的戰略，雖然已經被採用着，却還有一部分未經澈底的採用。

從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的蘆溝橋衝突，到七月廿六日的平津戰爭，再到八月十三日的滬戰爆發，以至全面抗戰的展開，只是三個月光景的時間。就大體上講，這戰爭的經過，雖然有它不利的一面，但也有着順利的一面。自然，在我們長期抗戰的全部發展中，這短短的幾個月，只可以作為抗戰的起點來看，而不能憑它來論戰爭的成敗。但在我們抗戰的未來發展上，這個起點却又是非常重要的。憑着這短短的三個月中的經驗，我們可以明瞭以前對於敵人力量的估計，究竟是對與不對；以前對於抗戰局勢的預料，究竟是否完全準確；還有，以前許多軍事學者所指出的全面抗戰的戰略，現在有否澈底的被採用，而採用了的結果又是怎麼樣？

過去軍事學者對於中日戰爭的假想中的戰略，曾經發表過不少的文字；這裏祇能就一年來所見到的幾篇重要文字，拿來作爲參攷。一年來，對日抗戰成爲我國當前最迫切的一個大問題，這些文字所論到的戰略，大多是具體而切實的。同時在我們所看到的文字中，代表的方面也非常的廣泛，例如楊杰的對於中國戰術方針之蠡測（載陸大月刊），是一個軍事戰略家的意見；毛澤東的論中日戰爭（美記者Edgar Snow筆錄）是一個政治戰略家的意見；趙亮的中日戰爭假想（載東北月刊）是一個有着義勇軍遊擊經驗者的意見；劉志堅的抗日戰爭的戰略（載時事新報「學燈」）與凌青的未來民族戰爭的預測（載自修大學），是兩個政治經濟學者研究所得的意見；Haldere Hanson的中國鐵路交通與抗日戰爭（載China Weekly review）是一個熟悉遠東軍事情形的外國記者的意見；還有一篇日本軍人所言日華作戰之假想（載陸大月刊）則是以日帝國主義侵

略者的立場所提出的關於中日戰略的意見。我們相信，上面所提到的幾篇文章，已經足夠作為我們參攷的根據。現在我們就把這許多文字中關於中日戰爭的假想，和最初三個月中我們實際抗戰中的情勢相比較。

我們的比較可以分爲下列幾個方面：第一，中日兩軍的作戰力量；第二，雙方戰略的展開與運用；第三，中日戰爭的持久性與最後獲取勝利的把握。

二 中日兩軍的作戰力量

我們先看第一個方面。關於中日兩軍的作戰力量，三個月來的經驗，證明日本帝國主義的海、陸、空軍與機械化部隊，並不像許多人最初假想的那樣利害。自然，我們應當聲明，在前面所提到的文字中，沒有一篇是屬於「唯武器論」的一類，把日本軍力估計得過高的。但我們可以承認，在討論中日軍隊

戰鬥力的時候，一般的總把日軍稱爲「優勢軍」，把我軍稱爲「劣勢軍」；我們是承認敵軍的作戰力量，比我們強過一等的。

那麼在這次的抗戰經驗中，敵軍究竟比我們強了多少呢？

固然，在華北戰線上所表現的，是敵軍的順利進展，與我軍的接連後退；但在上海的戰線上，我們差不多是以一個陸軍抵擋敵人的海、陸、空軍及坦克、戰車部隊。而直到現在，我方還只是退進江岸八公里，毫沒有任何不利的現象。老實說，在華北方面，我軍的接連退下，決不是由於戰鬥力的薄弱，主要還是由於原來政治情勢的複雜，統率軍隊者的胡塗，與敵人近年來在華北處心積慮佈置侵略基礎所造成的。宋哲元與張自忠的猶豫、畏敵，使敵人舉手而得平津；劉汝明與李服膺的畏縮不前，遇敵先逃，造成了敵人直下晉北的優勢；平漢線的失敗、由於萬福麟都沒有堅守固安與永清；而津浦線的失利，主

要由於韓復榘的不戰而退，更是顯而易見的。簡單的說，我們的軍隊戰鬥力並不弱，而是多年來積下的政治機構上與軍隊統率上的弱點，使真正勇敢作戰的軍隊，在抗戰中吃了虧。

第八路軍在裝備上正可說是一個「劣勢」的軍隊，然而在晉北的幾次戰爭中，他們即使敵人大受挫折；這就證明了敵軍的作戰力量並不比我們高強。而我們的軍隊只要有好的政治訓練與軍事統率，在戰鬥力量上是絲毫不弱於敵人的。在上海作戰的我軍，有着軍事上的嚴密統制，居然可以用一個陸軍抵擋敵人的海陸空軍與機械化部隊，使侵略者付下重大代價，更是一個重要的證明。就幾種武器上看，敵人海軍軍艦上的砲火，比較猛烈，而陸戰隊的戰鬥力，就非常薄弱；陸軍的砲顯然很少效率；坦克在華北平原比較有用，在上海則無論用於羅店、劉行的田野陣地，或江灣開北的市街陣地，都不能發揮威

力。敵人空軍的弱點，除了凌青先生所指出敵機機構上的易於損壞之外，現在更證明了他們駕駛者的戰鬥技術，非常落後，像無目標的轟炸，在飛下擲彈時的常給高射砲擊中，與在空中作戰時的旋轉滯笨，都是顯明的弱點。此外，敵艦上高射砲技術的幼稚，據外國軍事家的觀察，簡直不能和西歐的高射砲手並比的（據英文大美晚報的社評）。

不過，關於敵人動員來華侵略的軍隊數，在過去許多人的估計上，顯然有着不足夠的地方。有幾個論者，如劉志堅與劉羣先生，都把敵人動員侵華的數目，估計爲二十師團，或至多四十萬人，這照我們最近的經驗來看，已經要超過了。目前敵軍在上海作戰的，已在十師團以上，在華北的，已在十五師團以上；自然，其中還雜有偽滿軍與偽蒙軍，但我可以想到，目前的抗戰繼續擴展下去，則敵軍動員來華的人數，必然還要增多。以前關於這方面的錯誤估計，

現在必須加以糾正，因為我們知道，在對敵作戰的人力上，我們是絕對能夠超過敵人的，但這還要靠我們廣大民衆的動員。現在敵人動員來華的力量，既然已經超過了我們最初的估計，我們自然更當迅速以大規模的人力動員，用這種優勢來壓倒敵人。

三 戰略的展開與運用

關於戰略的展開與運用，一向最受到注意。這可以分爲三點來看：一是日軍發動侵略的戰略佈置，二是我們全面抗戰略佈置，三是抗戰中的戰術問題。

在第一點上，H. Hanson 氏在密勒氏評論上所指出敵軍侵略的佈置，現在知道是相當準確的。他指出敵軍將分四路進攻，其中三路是警戒作用的，而一路則爲真正的進攻。前面的三路，一是由察綏西進，截斷中蘇連絡；二是

封鎖我東南全部海岸；三是進攻和包圍上海。至於第四路真正的進攻，則在華北：由津浦平漢兩線南下，直達黃河。目前日帝國主義對我進攻的戰略，正與Hanson氏的意見完全相同。從這裏，我們應當認清一個重要的啓示：我們與敵軍主力決戰的場合，是在華北；上海的戰爭乃是一種警戒或牽制作用的抗戰，所以，我們對於敵人的全面抗戰，應避免南重北輕的現象。

趙亮先生在中日戰爭假想中所指出敵軍進攻的戰略，比Hanson氏更爲具體。他的意見大半都很對，但在一點上與目前情勢不相合；即他以爲敵軍將從青島登陸，與津浦路南下的敵軍相會於濟南。而現在敵軍的戰略，似乎把青島向濟南進攻的路一放開了。不過關於這一點，並不是戰略估計上錯誤，而是敵人的政治陰謀改變了軍事戰略。我們應認爲敵人的不進攻山東海岸，決不是我們之福，而且對於我們全面抗戰還是有妨礙的。最近敵軍到達德州以後，忽然

停止南下，把一部分軍力掉頭去攻平漢線，就顯示了這種危險的所在。

在第二點，即我們全面抗戰的戰略上，以前關於華中華南種種戰略發展上的預測，都是對的；但對華北則大多陷於失算。凌青先生說，『在平津一帶，我們迅速集中大軍，截斷敵方的聯絡，突擊它們的根據地，包圍殲滅他們。在華中華南，我們在敵軍動員出擊之前，突以海陸空軍聯合進攻，掃滅長江、湘江、閩江、珠江內的敵艦，封鎖江口，阻止敵艦侵入，掃滅漢口、上海的陸戰隊，除去腹心的威脅。』趙亮先生也主張在平津方面採取神速的決戰，『在西北方面，神速的集中大軍，從綏遠察哈爾進佔熱河。使華北戰爭縮小到山海關熱河境界。』關於華中華南的封鎖江口與殲敵戰略，都已執行得相當良好；但在平津與察綏方面的戰略，則完全發展得出乎意外。我們沒有把華北的戰線縮小到山海關與察熱邊界，却被敵人把戰線推向黃河來了。

然而，我們要指出，華北戰略上的失算，不是早先估計上的錯誤，而是近幾年來我們縱容冀察政委會半漢奸政權的存在，貽誤了這個重要的戰略。冀東偽組織與冀察政委會這兩個機構的產生，其作用就在替日帝國主義的武裝侵略開路。縱容漢奸，縱容敵人間諜活動，壓迫愛國運動，施行愚民教育，這種替侵略者幫兇的政策，終於使我們整個抗戰的戰略，受到了妨礙。

不過，在這次的抗戰展開以後，西北的紅軍迅速改組爲第八路軍，向晉北出動，與抗戰情緒很高的晉綏軍隊取得聯繫，多少補足了平、津、南口、張家口及大同失陷後的缺點。現在我們就希望西戰場上這種有力的遊擊部隊的發展，與晉冀兩省南部的主力部隊互相配合，與熱河的義勇軍取得呼應，使敵軍的向南進攻，受到牽制，而靠了這樣的側面襲擊，仍舊能把戰略的重心移到綏察熱河及長城一帶。

這裏我們應當提到第三點，即我們抗戰中的戰術問題了，因爲在目前我們廣大戰略展開的中間，陣地戰與遊擊戰，殲滅戰與消耗戰，已經成爲許多人注意討論的問題了。曹聚仁與惲逸羣兩位先生在「立報」上曾經有過一段討論：惲先生指出目前我們的抗戰，應採取廣大的遊擊戰術；曹先生則認爲陣地戰是必要的而且可能的。這兩種論斷，表面上看來似乎是不能調和的，但是我們把以前許多軍事學者的意見彙合起來却知道兩者都是對的，而且可以相互補充的。

過去論到我們全面抗戰問題的軍事學者，差不多都提到游擊戰或運動戰的重要，不過，他們也都指出在中國的廣大面積上，陣地戰也有其必要應用的地方。譬如，在華北，遊擊戰術最能發揮它的效率，而在華中、華南沿海重要地點，本來有着強固的軍事設備的，陣地戰還是非常的重要，同時，遊擊戰與陣地戰也可以配合應用；例如，在華北的戰線上，平津附近，南口要隘，雁門